

福爾摩沙海洋人 (The Sea Formosan)

巴賽鯨鯊 撰

第一章 地圖未標記的島嶼

海面上，巨大的猛獸似從深淵中浮現，高聳的綠色額頭與寬廣的黃喙彷如天外來客。那黑色的疣凸密佈於其嘴，猙獰可怖。海水隨著牠的逼近被激起白浪，船身隨之搖擺，從緩慢到急速，宛如失控，眼看便要被吞噬……昏睡多日的左衛門忽然驚醒，四肢無力，卻強忍著爬出狹窄的船艙。當陽光刺入雙目，看到眼前這幕情景，頓時驚呆，心頭一震：「莫非，劫數已到？」

左衛門多日來遭官兵追捕，若非李旦及時相助，早已葬身他處。如今，他暫得躲身於這艘戎克船的一角，逃過追捕。

連日來，左衛門未敢安眠，精神高度緊繃。當船帆升起、駛入大海之時，海浪輕輕搖擺，像是母親的搖籃，使他不由自主放鬆警惕，加上連日奔波，終於在船艙中昏睡。不知過多久，船身劇烈搖晃將他驚醒。他強忍著疲憊，奮力爬出艙口，眼前的猛獸竟是一座怪異的懸崖峭壁，靠近海面的金黃色平台，與不規則的礁岩相連。就在船險些撞上時，船長技術高超，急轉船舵，靈巧地避過暗礁。左衛門驚魂未定，轉頭再看那高聳的峭壁，方才明白自己看錯景象。

「多虧船長的技術，才免於船難。」左衛門心中暗道。

據說，葡萄牙人從媽港航行至日本時，曾見過東方海面上聳立著綠意盎然的
高山島嶼，覆雪皚皚，遂稱其為福爾摩沙島 (Ilha Formosa)。然而，因無可貿易
之港，未曾登島，只是偶爾被風暴捲上擱淺島嶼。葡人的航海圖只根據傳聞而畫，
隨意畫出北回歸線上四個島嶼，最北端的那座，或許是漢人所傳聞的雞籠島。

船行過險峻海域後，海浪逐漸平息，遠方展開一片靜謐的水面，船頭轉向一
處零星點點的舟帆處，左衛門終於鬆口氣，脫離官兵的追擊。他站在甲板上，深
深吸了一口異鄉的海風，心中充滿激動。他舉起胸前的十字架，開心地向天呼喊：
「主啊！感謝您的恩賜！」笑聲迴盪在空曠的山谷間，無人回應。

當船停泊，船長走來，拍一拍左衛門的肩膀。左衛門看著自己狼狽的模樣，
不禁苦笑。胸前的十字架在陽光下閃爍，船長微笑著指指：「這差點害了你的小
命。」

左衛門愣住，心中一驚，忙不迭地想將十字架藏起。船長擺手示意他不必如
此，笑著說：「在這裡，無人會在乎這些。」

聽聞此言，左衛門稍稍釋然，笑容重回臉上。

「幾年前，李旦在馬尼拉皈依天主教，憑藉他精通多國語言，幫助西班牙人

在媽港（Macau，澳門）經營貿易，成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然而，天朝奸臣妄圖覬覦馬尼拉附近的金礦，欲煽動當地華人反叛。西班牙人得知後，先下手為強，屠殺華人。李旦因與西班牙人交好，逃過一劫，但財產被沒收，還被罰做七年苦役。」

左衛門聽後，默默低頭為李旦祈禱。

「不過，老天有眼，李旦逃至雞籠島，漸漸發現此地的商機。雞籠島隱匿於大海之中，無人管轄，是個避官府徵稅的好地方。靠著老朋友的幫助，李旦重操舊業，發展轉口貿易，後來更在平戶島設立商館。這回他學乖了，懂得隱藏自己，迎合權貴的需求。」船長笑道。

說完，船長從懷中掏出幾枚鷹洋銀幣，塞進左衛門手中：「這是李旦給你的路費，若有朝一日幕府不再迫害信徒，你還能回到平戶島。」隨後，派人送左衛門上岸。

從海上看去，雞籠島滿是峭壁與兇險礁石，猶如荒島。然而，翻過翠綠山丘後，卻是一片隱蔽的港灣，灣內有數十戶木屋聚落，島民稱此地為雞毛里社（Quinauri，漢人稱雞籠社）。此處被懸崖遮蔽，航行者若不留心，難以察覺其存在。葡萄牙人航行數十年，卻未曾在海圖上留下雞籠的記錄，實屬正常。

這隱蔽的港灣，成為那些不願受大明或幕府官府控制的商人的庇護所。偶有損壞的船隻駛入修補，島民以其友善及精湛的手藝而聞名。特別是島上盛產的朱砂染料，浸染過的繩索與帆布防水堅韌，抵禦風暴的能力尤為出眾。居民亦擅長蒐集風暴後的巨木作為建材，不僅堅固耐用，還帶著怡人的香氣。

島民男女皆精通木工與金工手藝，善於操舟捕魚，但不擅長耕種，只能依靠海洋自給自足，糧食儲備不多。

港灣中往來者不僅有本地居民，還有漢人、日人及各國航行者。市場上商品繁多，來自中土的絲綢、瓷器，與島上特有的鹿皮、鹿肉、硫磺等，琳琅滿目。

港灣內停泊著中土的戎克船與日本的朱印船，雖無官方保護，卻在此地得以自由交易。

左衛門熟悉日本市場，幫助李旦收購鹿皮，運往平戶轉賣。隨著生意越做越大，他不再返鄉，並與巴賽族一位掌控硫磺礦權的女子成婚，安居於此。

住在雞籠島的巴賽族人自稱來自大海彼端的沙那賽 (Sarasai)，是與大海共生共存的海洋人。島的西側建有一座塔布塔布阿梯 (Taputapuātea) 公會所，這裡是年輕人學習成為巴賽 (Basay，巴賽語「海洋人」) 的地方。公會所面向雞籠

灣的狹窄出海口，這裡每日漲退潮時，強勁的洋流不僅帶來活水，也沖走淤泥，形成豐富的海洋生態。礁岩奇形怪狀、四處多孔，使這片海域成為魚類和海藻的棲息地，青年們在這裡學習潛水、捕魚以及駕船出海。

在巴賽族的傳說中，火山女神佩蕾 (Pele) 是一位脾氣暴躁的女神，每當她發怒，就會噴出熾熱的岩漿，這些岩漿在山腳下堆積，使火山越來越高。有一次，佩蕾不知為何大發雷霆，地動山搖，無數滾燙的岩漿噴涌而出，直落入大海。這些炙熱的岩漿燙得海神奧羅 (Oro) 直冒白煙。無法忍受灼熱的奧羅隨即興起巨大的風浪，將佩蕾的怒火澆熄，最後只剩下升騰的煙霧。而那些落入海中的岩漿則形成一座嶄新的島嶼。

巴賽族的祖先在聖鳥的指引下，航行到這座島嶼，並將其命名為雞籠 (Quelang)。為了防止火山女神佩蕾再度發怒，海神奧羅命令巴賽人前往那座冒著煙的火山，採挖走散發著刺鼻氣味的硫磺，以此來消除佩蕾的怒氣，安撫她暴躁的脾氣。

芭姬 (Baci, 巴賽語「風」) 是公會所中學習的年輕海女，她學會獨特的海中呼吸法，經常能潛入深海捕捉到珍貴的鮫魚 (今稱為鮑魚)。今天，她再次穿著用林投葉纖維編織而成的草鞋，走上長滿綠藻的礁岩平台。這草鞋經過朱郎汁

浸泡處理，不僅防水且堅韌，即使鋒利的牡蠣殼也難以割開。芭姬先是端看散置寬廣平台上的岩石塊，看阿博拉（Aberoa，南島語「靈」）把幾個多人才抬得起來的岩石塊移動位置。一方面感受阿博拉的神秘力量，心想：「前幾天還好端端的在這裏，今天不知道跑到哪裡去？真是愛玩！」。另一方面，手持包裹著檳榔的芋葉，嘴裡輕聲祈禱告訴岩塊阿博拉：「願吾體如汝堅強不摧，願吾心如汝靈活自在。」表達對岩塊的敬畏。

儘管經歷無數次經驗，芭姬每次行走在這滑溜的礁岩上，仍然謹慎小心，因為斜面上的綠藻非常容易讓人滑倒。她知道，如果不慎跌倒，身體被鋒利的牡蠣殼割傷，那就是這些附著在礁岩上的牡蠣不甘肉被挖，向阿博拉告狀，留下牡蠣殼討回一點血。芭姬也學到萬一憾事發生時，補救的方法：衷心祈求阿博拉，往往會以大自然的方式給予指引。例如用幾片海藻幫助止血。造成傷害的是海藻，彌補傷害的也是海藻，透過敬畏阿博拉表達對生命的敬重。

芭姬走到平台邊緣，選擇一塊靠近海浪拍打處、如牛般巨大的岩石作為她的臨時祭台。這塊岩石剛剛被海浪翻轉，底部的藤壺失去海水的滋潤，逐漸乾死中。芭姬虔誠地將芋葉包裹的檳榔奉上，閉目祈禱道：

「海洋之神奧羅，

海中萬物皆受汝庇護。

祈求賜予吾等豐富的收穫，

保佑吾等此次潛行平安，

願汝的力量護佑吾。」

這是巴賽族人向海神奧羅（Oro）祈求庇佑的儀式，她希望自己在下海時能得到平安與收穫。

芭姬靜靜地坐在岩塊上，感受著風的方向。閉上眼，任由微風輕撫她的臉頰，再緩緩睜開眼，看著海邊的波浪緩緩起伏。風從高山那頭越過來，似乎已經疲憊不堪，帶不動波浪。海灣平靜得像是一面鏡子，幾朵積雲奧（Ao，巴賽語「積雲」）靜靜地漂浮在天空中，倒影映在水面。芭姬心想：「今天，顯然不會有瘋浪來襲。」

她起身，開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呼吸，努力將空氣壓入腹部，邊調整著呼吸節奏，邊觀察浪潮的節奏，然後抱起一顆石頭，緩步走入海水。隨著浪潮退去，芭姬快吸一口氣，為全身進入水中準備。

「順著退潮走，這樣可以節省力氣。」她一邊在心中默默提醒自己，一邊彎著腰，向海中深處大步走去。當她走入更深的海域，海中的光影如竹林般在她的

周圍閃爍，隨著波浪在水中舞動變換著位置。

「多美啊，就像置身一片藍綠的竹林。」她心中感嘆道。芭姬放掉手中的石頭，雙手輕輕划動，整個人身體平展進入光影中，魚兒開始好奇地圍繞過來，膽子大的甚至啄她身上的小氣泡。

「海神奧羅保佑我平安。」她將肺中的氣吸到口中，再由口中吞到肺裡，發出咕嚕的聲音，就像是在對海神祈禱。她向更深的海底潛去，那些彩色的海藻和珊瑚，像是百花盛開，向神靜靜祈禱。

隨著深度不斷增加，她感覺到耳膜的刺痛。「啊，阿博拉。」於是做了個吞口水的動作，隨著聽見「噉」的一聲，阿博拉就不再來侵擾。她繼續前進，目光搜索著岩石底部陰影處的海藻叢。鰻魚通常晝伏夜出，以藻類為食，殼上附著藻類來做隱蔽。芭姬將手伸進海藻叢中試探著，果然，鰻魚被觸碰到後迅速收緊殼蓋，露出蹤跡。

「謝謝海神的恩賜。」她心中默默道，然後拿出鹿叉角，細心地深入殼縫，小心地挖起來。當她成功地抓到幾個巴掌大的鰻魚時，內心的激動差點讓她亂掉呼吸的節奏。她平息心中的喜悅，將鰻魚放進腰間的袋子裡。

「潛得越深，鰻魚越多，因為淺水區的都是小的。」她得意地想著。「每次

比賽我都是最後一個上岸的，那些男生都怕我出事呢。哈哈，那些男生說什麼潛太深、太冷會影響生育，我看啊，他們是怕蛋蛋被壓破吧！」

她不費力氣地在水中行動，感覺自己能隨意上上下下，完全不受拘束在水中，就像是在和海神對話。「為什麼有些人會害怕大海呢？海本身並不是敵人。」芭姬心中思索。「只要對海心存敬畏，行為保持平靜，海神奧羅自然會保護你。」

「但一旦失去平靜，慌亂中會招來阿博拉搗亂，讓人在水中痛苦不堪，甚至魂魄離散，永遠無法歸來。」心中警告自己。

此時彷彿聽見阿博拉的聲音：「海神奧羅在最深的地方等你。」加上好奇心的驅使，讓她決定到未知的深處探險。她繼續潛入更深的海域。隨著深度增加，上層的光舞漸漸遠去。突然，一群額頭突起的大魚游過來，她迅速混入其中，成為魚群的一員。那些大魚有的用額頭撞擊礁岩，有的用粗壯的牙齒啃咬礁石。她跟在魚群後面，見牠們從尾部排出白色的煙霧，她好奇地伸手去摸，才發現那些煙霧竟是細細的沙粒。

「真是奇妙！」芭姬笑著，心中充滿喜悅。

芭姬為了節省力氣，讓身體緩緩沈到海底，貼近砂地，利用雙腳腳尖，輪流抵推海底，大步前進。終於來到黑闇的海底，此時此處無聲、無動、無形影、時間似

乎是靜止。芭姬不僅沒有恐懼，反而感到無比的寧靜，喜悅油然而生。

環視周圍，腳底散出微弱的光芒，她已來到金光閃閃潔白如雪的海底。仔細看幽冥處，散落巨大鯨類骨骸，浮動著點點螢光。之間，一座漆黑的岩石平台聳立著，與淺水處的不規則礁岩不同的是，平台邊緣像被切割過般銳利整齊，有階梯般的構造。「這是……」她驚嘆著，心中升起一種莫名的敬畏感。

「難道這裡是海神奧羅的殿堂？」她心想。

又想到這幾年學習當海女(Ana)，不只是觀看海浪、潮汐、閉氣潛入水中、辨識有毒生物，以確保食物來源。還需要懂得交易，觀察哪些船是否有敵意與上岸者交易的行為，以避免潛在的危險。芭姬困惑自己未來的人生，手觸摸著眼前岩壁，手掌感到沙粒，收手一看，沾上金光閃閃的金沙，連忙雙手搓摩抖落金沙，不敢估為己有，內心向海神奧羅低語：「奧羅啊，我應該何去何從？我的靈魂又該如何進入您的殿堂？」

在平靜漸入昏沈中，彷彿聽見一語：「媽主婆」(Majorbol，巴賽語「女巫」)

這幽冥的聲音，頓時讓芭姬清醒，有了定見：「助人才能磨練靈魂，塑造美麗的心靈吧！」

儘管身體被訓練出在水中久處不必呼吸，直覺告訴芭姬是時候該回去了。否

則，將可能永遠陷落在這裡，或被洋流帶到未知的世界。她回首轉身，朝著光亮的方向游去，從這寧靜的世界回到色彩斑斕、熱鬧的淺海。

她游過珊瑚礁，看到那些小小的鮮豔動物。有些動物故意把自己偽裝得和環境一模一樣，但她只要輕輕碰觸一下，它們立刻會露出馬腳。「那些動也不動的，當然就是藻類。」她心裡笑道。「這些奇妙的小生物啊，每個小小的身體裡，一定都住有善良的阿博拉。」芭姬邊游邊想，覺得自己的心情都美起來。

當她返回岸邊，看到她之前放在芋頭葉上的檳榔祭品已經不見，她心中暗自嘀咕：「不知是被阿博拉拿走了，還是被某隻海鳥偷吃呢？」她笑了笑，眼神中充滿對大海和神靈的感受。

：

芭姬返回岸上，在平台水窪處採集些新鮮的海藻，準備作為今天的餐點。踏上陸地時，她一邊抖掉身上的水珠，一邊往住所的方向走去，心裡還在回味剛才在深海中的靜謐。正當她快回到住所時，突然見到一個身影迎面而來，這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一眼就看出並非本地人。

「這是誰啊？」芭姬心中疑惑，停下腳步。

左衛門看見芭姬腰間掛著的網袋，裡面滿是海藻和大大的鰻魚，肚中的飢餓讓他

再也無法忍受，他強忍著疲憊，終於上前攔住芭姬。「這位姑娘，能……能給我一些食物嗎？」他的聲音乾澀而急促，眼神充滿祈求。

芭姬仔細打量著左衛門，見他眼中透出迫切與疲憊，心生憐憫，便停下腳步，攤開網袋，示意他挑選自己所需的食物。

左衛門一眼就看到那幾個大大的鰻魚，眼睛立刻亮起來。「天哪，鰻魚！」這可是夢寐以求的美味啊。他急忙掏出一枚銀幣，想要和芭姬交換這珍貴的鰻魚。

芭姬看著他激動的樣子，搖搖頭拒絕他的銀幣，隨後拿起鰻魚遞給他，示意他收下。左衛門心中激動不已，雙手合十對著芭姬道了數聲感謝，又轉向食物，像是在祈禱似的喃喃自語，最後說了聲：「阿門……」

接著，左衛門掏出一把小刀，急忙地切開鰻魚，直接在路旁大口大口地啃咬起來。那鮮美的滋味讓他的眼睛都眯起來，彷彿每一口都在帶給他新的生命力。他狼吞虎嚥地吃著，幾乎無法顧及身旁的芭姬。

「這人也太餓了吧……」芭姬看著他，心中不禁失笑，原本她只是想將鰻魚與海藻一起煮成一鍋，沒想到眼前這人竟然直接生吃。

左衛門把幾個鰻魚吃個乾淨，飢餓的身體終於得到滿足，面容也開始變得紅

潤起來。他再次掏出銀幣，執意要送給芭姬作為酬勞，口中說著些芭姬聽不太懂的話，但她隱約聽懂他在提到「李旦」。

「李旦？」芭姬想起來，她知道族中有與李旦有過往來的人家，或許可以帶這人去看看。她婉拒左衛門的銀幣，示意自己不需要金錢回報，但還是對他點點頭，表示可以幫他找個落腳的地方。

在前往村落的路，芭姬心裡不禁想：「海神才剛教我修煉靈魂，這就馬上給我了一個行善的機會。」她心中不由得感到些許安慰。

她又想起，幾年前曾有戶人家收容一位來自馬尼拉的逃亡者，那人後來用暗藏的銀幣做起生意，換鹿皮運到日本去賣，生意越做越大，還和那戶人家保持往來。「嗯，就帶他去那家吧。」芭姬心裡做了決定。

不一會兒，他們來到村中的一戶人家門前，讓芭姬感到驚訝的是，這家人早已收到李旦的訊息，正在等著左衛門。芭姬見狀，心中一陣寬慰，她微笑著向左衛門告別。

「看來他是找對地方。」芭姬轉身離去時這麼想著，完全沒有注意到，左衛門在她不留意的瞬間，將一個銀幣偷偷地塞進她網袋中的海藻裡。

她一路回到住所，才發現那枚意外的銀幣。「這是……？」她有些驚訝地拿

起銀幣，心裡既是好笑又是無奈。「這人還真是固執啊。」她看著手中的銀幣，喃喃自語，「但也許這就是海神給的另一份禮物吧。」

：

芭姬和萊雅 (Rayar, 巴賽語「帆」) 站在面朝雞籠灣的高處，風吹拂著他們的頭髮，周圍是寧靜的海灣與蔚綠山丘。這座深水海灣既是巴賽人世代生活的依賴，也充滿未知的挑戰。芭姬注視著遠方的海平面，海面波光粼粼，天際漸漸染上夕陽的紅霞，她的心思卻在即將離開這裡，回到族人的發源地凱奇烏安烏安

(Caquianuan) 繼續海女的學習。

她側頭看向萊雅，這個熟悉的身影正直盯觀察著海浪，顯然在思考如何駕馭風帆。萊雅的專長在於掌控風帆，駕馭艋舺 (Bangka, 船) 穿梭於難以預測的潮汐中。芭姬知道，萊雅在觀察著風向與浪的變化，心中正在計算如何讓船順利駛入或駛出這片有時波濤洶湧，有時又風平浪靜的海灣。這讓她不禁好奇，這個她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未來的打算是什麼？

芭姬本想說出雞籠灣海底的秘密，但想到自己無意碰觸到金沙，怕觸怒海神奧羅帶來不幸，開口到一半，又把秘密吞下去。

「阿……萊雅，你有想過，學會航海後未來會去哪裡嗎？」芭姬改口問，語

氣轉為輕柔，帶著自己的期待。

萊雅轉過頭，笑了笑，但眼神中透著些許迷茫：「未來嗎？我……還沒有完全決定。不過，我一直在想著大海的那一邊。也許，有一天我會能航行到日本，尋找親人。」

芭姬靜靜聽著，她知道萊雅對航行大海充滿嚮往，不甘於只是在沿岸航海。雞毛里街上雖見得到裝束獨特的日本人，但日本對巴賽人來說是遙遠而神秘的境界，那裡有著外族人生活、貿易和無數未知的故事。然而，芭姬心中隱隱作痛，她即將離開公會所，回到族人的聖地凱奇烏安烏安，繼續她學習海女的道路。但她不確定，這是否意味著她與萊雅將分道揚鑣，甚至再無相見之日。

「日本……那是個遙遠的地方，你真想去那裡嗎？」芭姬低聲問道，語氣中帶著些許不安。

萊雅聽出她語氣中的猶疑，微笑道：「芭姬，我一直嚮往航行大海，海不僅是我們的家，也是通往其他世界的門。據說生我的塔瑪前幾年被日本人抓走，他或許還在那裡。我想，去尋找看看他是否安好。另外，我也能學到更多的航海技術，甚至可以駕駛著大船，航向更遠的地方。」

「可是……」芭姬想了想，試探性地問道：「你不想跟我一樣潛入海底，回

到族人的海嗎？守護我們的海灣，成為族裡的長老？」

萊雅低頭思索片刻，然後輕輕搖頭：「我還不確定，或許有一天我會回來跟你一樣探索海下世界，但現在……我更想學會航行到不同的海岸。要如何航行才能到達大海另一邊的風景，也只有親身體驗航海，我才能成為真正的巴賽。」

芭姬聽著他的回答，心中一陣酸楚。她知道，萊雅的梦想是無法束縛的，他屬於那無邊無際的大海，而她，屬於巴賽族的土地，屬於守護族人的聖地。兩人的道路，似乎註定要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你是這麼喜歡航海嗎？」芭姬有些苦澀地笑著，「你知道海神奧羅給我們這麼多，卻也總是帶走一些……」

「我和你一樣都聽從奧羅的指引成為巴賽，只是選擇的方法不同。」萊雅凝視著她，眼中帶著一種深刻的理解，「如果不去經歷大海，唯一所知的就是留下遺憾。」

芭姬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低聲說：「你知道嗎，我不僅想成為巴賽海女，我還想成為媽主婆……」

萊雅驚訝地抬起頭，望著芭姬：「媽主婆？你想成為一名守護者？」

「是的，我想回到凱奇烏安烏安，成為族裡的烽火守護者。」芭姬語氣堅定，

「我想要學習如何掌握海神奧羅的力量，如何讀懂大自然的語言，來守護我們的家園。告知那些航行在海上的族人潛在的威脅。」

萊雅聽著，眼中充滿佩服，芭姬的勇氣與堅定是他所熟知的，但他沒想到，她會選擇這樣一條艱難的道路。

「你比我更清楚自己要什麼，芭姬。」萊雅笑著說，「你總是那麼堅定，從來不猶豫。」

「也許吧。」芭姬輕輕笑了笑，然後試探性地問道：「萊雅，你有沒有想過……等你在海上見識夠後，再回到這裡，和我一起守護這片海灣？」

萊雅愣了一下頓時臉紅，沒想到芭姬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要知道，巴賽族的習俗是由女性主導，求婚的方式是男方送上瑪瑙珠，如果女方接受，男方便可在女方家門口唱情歌，並在女方同意後進入她的家中試婚，直到女方懷孕，才能論及婚嫁，將男方娶進家門。

「芭姬……」萊雅開口，但又停頓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詞。「你是說……你希望我回來，和你一起……？」

芭姬臉頰微紅仍直視著萊雅，輕聲說道：「如果……你找到屬於我的瑪瑙珠，也許可以帶回來給我……」她的聲音溫柔，但每一字都充滿期待和勇氣。

萊雅愣住了，望著芭姬，她的話語在他心中蕩起波瀾。他從未想過會在這樣的時刻，面臨這樣的問題。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屬於大海的，未來是無邊無際的航程，而芭姬，則屬於這片土地，屬於守護巴賽族的責任。

「芭姬……」萊雅的語氣變得羞澀，「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也不知道我不能找到屬於你的瑪瑙珠……但如果有一天我在外面的世界找到，那麼……我會帶回來給你。」

芭姬抬起頭，眼中閃著希望的光芒。「真的嗎？你會回來嗎？」

萊雅靦腆點頭：「是的，我會回來。也許當我見識足夠多的大海，經歷更多的風浪，我會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時候到了，我一定會帶著瑪瑙珠回到你身邊。」

芭姬的心跳加快，她知道這並不是一個確定的承諾，但這已經足夠讓她感到安慰。她微笑著說：「好，那我等著你。等你找到那顆瑪瑙珠的時候，回來找我。」

兩人之間的對話隨著海風的吹拂而輕輕飄散，他們站在一起，遙望著無盡的海平面，心中各自懷抱著對未來的期待與不確定。

「萊雅，」芭姬輕聲說，「無論你去到哪裡，都要記得這片海灣，記得我們

的家。我會在這裡守護它，也會守護你。」

萊雅點點頭，望著眼前這片他熟悉的海域，內心突然覺得，無論他走得多遠，這片海灣始終會是他的歸處。而芭姬，就是那片海灣的守護者。

「我不會忘記的，芭姬。」他輕輕說道，「我會記住這裡，也會記住你。」

夕陽漸漸沉入海平面，海風輕拂，兩人雙手緊握，默默無言，心中卻已經有

了千言萬語。

附錄：場景與角色說明

地名與場景：

沙那賽 (Sanasai，巴賽人傳說的祖源地，亦有人寫成漢字「山西」)

雞籠島 (今之基隆市和平島)

雞毛里 (Quinaurri，雞籠島上唯一的巴賽村落)

凱奇烏安烏安 (Caquianuan，今之貢寮澳底) 巴賽人的發源地

塔布塔布阿悌公會所 (Taputapuātea，意為「來自遠方的祭祀」) 為海神奧羅

(Oro) 神壇集會平台，用玄武岩鋪成的長方形庭院學習場所，來自畢業於此

的巴賽航海人不定期聚集於此，向海神獻祭並分享航海的知識與世界所見所

聞。

媽港 (Macau，今之澳門)

平戶島 (Hirado，位於日本九州島北部，四百年前日本幕府時代初期與葡萄

牙、西班牙、荷蘭人交易的開放港口島。

馬尼拉 (Manila，今之菲律賓馬尼拉市)

聖救世主堡 (Fort San Salvador，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島所建立的要塞)

角色：

巴賽族 (Basay) 分佈在北台灣的民族，族名最早為西班牙與荷蘭人用拉丁字母所紀錄。

海神奧羅 (Oro) 巴賽族敬奉的海洋之神。

阿博拉 (Aberroa, 巴賽語「靈」) 巴賽族相信萬物皆有「靈」。

萊雅：(Rayar, 巴賽語「帆」) 出生於雞籠島巴賽年輕男子，充滿好奇、學習御風航海，期待有日成為真正的巴賽人。

芭姬 (Baci, 巴賽語「風」) 出生於凱奇烏安烏安 (Caguiuanuan, 今之貢寮澳底)，與萊雅同一公會所學習成為巴賽海女(Ama)與女巫 (Majurobol)。海女學習自由潛水到海中抓取鰻魚(鮑魚)與各種海產維生，女巫則進一步能以醫術、海象等知識守護他人。

布侃 (Bucan, 巴賽語「月」) 芭姬的妹妹。

修拉魯 (Sewralur) 萊雅的公會所塔瑪 (Tama, 原為巴賽語「爸爸」，亦稱照顧生活的導師為塔瑪)

左衛門：出生於平戶島被迫害的日本基督教徒，後來逃到雞籠島入婚巴賽族，成為巴賽族的一份子。

一官：鄭芝龍年輕時到媽港受洗名尼古拉斯·嘉思巴特(Nicolas Caspard)，認識主角萊雅後一起前往平戶島，在平戶島娶海女田川氏，生下鄭成功(乳名「福松」)，後來到澎湖幫助荷蘭人到大員建立熱蘭遮城堡。

馬丁略：巴特羅美·馬丁略(Bartolomé Martínez) 道明會省會長，說服總督進攻福爾摩沙，後來船難溺死在惡魔岬(Diablo，今之野柳岬)。

卡冷貓：西班牙遠征福爾摩沙艦隊司令安東尼歐·卡冷貓(Antonio Carreno de Valdes)。

西爾瓦：(Fernando de Silva)下令卡冷貓遠征的西班牙馬尼拉總督。

巴巴(Bagui，巴賽語「長老」)

塔瑪(Tama，巴賽語「爸爸」，不一定是親生，照顧自己成長的人亦可稱謂。)

提納(Tina，巴賽語「媽媽」，不一定是親生，照顧自己成長的人亦可稱謂。)